

梅县革命斗争史话

梅县革命斗争史话编辑委员会编

执笔

杨振泉 何亚贵 杨伟发

北京燕山出版社

梅菴革命斗争史话编辑委员会

顾 问	黄明德	李 郁	陈 军
	杨子儒	李雅南	陈 培
	沈德润	吴汉章	
编委主任	张文山		
副 主 任	孙亚帝		
编委委员	吴卫国	全 明	陈永辉
	杨振泉	邱齐富	吴观帝
	郑土权	谭光义	何亚贵
	杨伟发		
主 编	孙亚帝		
副 主 编	杨振泉		
责任编辑	马明仁	孙 伦	

发扬革命光荣传统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李郁

(1948年5月任中共化吴中心县委书记)

继承前辈遗志
建设美好吴川

张勉

一九九九年四月

(现任中共吴川市委书记)

弘杨先烈革命
精神建设吴川千
秋伟业

孫亞帝
一九九九年四月

(现任中共吴川市委副书记、市长)

序 言

《梅菪革命斗争史话》成书，作者要我作序，我在抗日战争中期曾在梅菪从事地下党活动，对梅菪有着特殊的感情，便欣然接受了。

1941年秋，中共南路特委从化县调我到梅菪，任中共梅吴化茂地区特派员（当时党组织实行特派员个人负责制），领导梅菪市、吴川县、化东南和茂南的党组织。一个人管那么宽的地区本来就很吃力了，更何况是要秘密、单线联系所有党员？不过，共产党员对组织给的任务是无价钱可讲的，于是我还是愉快地到梅菪来了。

说到地下党活动，我在农村干过，只是在梅菪，由于形势恶劣、环境复杂、责任又重，给我的锻炼和提高特别大。那时，广州已给日寇侵占了，后来法租界广州湾也被日寇占领了，有不少国民党要员带家眷逃来梅菪。我到梅菪正是皖南事变后不久，国民党顽固派、投降派积极反共，到处搜捕中共党员，残酷压制群众抗日活动，在梅菪设置了不少特务机关。在这种环境下开展地下党活动甚为困难。幸好，当时我还算机灵，为了掩蔽真实身份，扮老板似老板，扮老师似老师，做小贩挑火水油（煤油）随街叫卖，去砖瓦厂做搬坭工，也因自己年轻手臂粗壮，都做得似模似样，没有破绽引起别人怀疑。只是几次经商，如开缸瓦店、腊肠店，都因忙于联系党员布置工作，无法兼顾而亏了本。

我在梅菪工作三年多时间，我感到最大欣慰的，是我们这个地区的党组织既完成了“隐蔽精干”任务，又很有气势地开展

了革命活动；既保存了原有的革命力量，又发展了新的革命力量。因此，1945年春南路抗日武装起义时，这个地区能做到一呼百应。解放战争时期我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第一支队司令员兼政委时，梅菉还是我领导的地区之一。梅菉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前赴后继，确实为革命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解放后，我每次踏进梅菉都情不自禁地想起过去的斗争生活，对梅菉的乡亲父老和一山一水都特别感到亲切。

梅菉过去虽然是个鱼龙混杂之地，但也是革命历史悠久之地。在我来梅菉之前，大革命时期的工、农、青、妇运动曾在这里开展得轰轰烈烈，抗日战争爆发后抗日救亡运动也如火如荼。我离开梅菉以后，在这里坚持斗争的同志给游击区送情报、掩护前来隐蔽或转移的革命同志，确保他们安然无恙。《梅菉革命斗争史话》再现当年这批为国家独立、人民解放而作无私奉献的革命者，更使我欣慰万分。

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梅菉革命斗争史话》实践了“不忘过去”的列宁主义原则，它是一面反映过去的好镜子，广大读者可以在里面看到“大公无私”、“情系人民”、“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的高尚品格和“集体英雄主义”、“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对青少年来说，《梅菉革命斗争史话》是很好的精神食粮，它有助于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人生漫长道路上，开拓前进，取得丰硕成果。由于历史久远，虽经作者辛勤努力，书中难免仍有疏漏之处，望读者多指正。

黄明德 一九九九年三月

（原中共湛江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

目 录

- 一、得天独厚,梅菪兴盛 (1)
- 二、封建军阀作孽,人民共愤 (6)
- 三、负重任,学增来梅菪 (11)
- 四、反帝反封建,众志成城 (18)
- 五、反逆流,志士洒热血 (29)
- 六、抗日救亡,梅菪重起革命高潮 (33)
- 七、同仇敌忾,联合张炎抗日 (40)
- 八、举笔挥毫,传播正义之声 (43)
- 九、国家存亡关头,岂容认贼作父 (46)
- 十、在敌特眼皮下,伸展自如 (50)
- 十一、举义旗,开展独立自主的抗日武装斗争 (56)
- 十二、国民党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内战再起 (60)
- 十三、知己知彼,梅菪地下交通网络显神通 (63)
- 十四、地下地上两拳出击,共产党人威震城乡 (68)
- 十五、革命活动从秘密到公开,农民市民扬眉吐气 ... (73)。
- 十六、战斗在敌人心脏,梅菪秘工建奇功 (77)
- 十七、调动一切社会力量,给敌人横插几刀 (84)
- 十八、作好充分准备,迎接梅菪解放 (89)

一、得天独厚，梅菪兴盛

明朝万历年间，梅菪已是踊跃的圩场，每月逢二、五、八圩期，都有一二百乡民来梅菪趁圩，拿自己的手工业产品和农副产品来交换自己需要的生产、生活用品。

明朝万历年间距今大约已有三四百年了。三四百年前是公元一千五百多年，即十六世纪，那时自由资本主义正在欧洲急剧发展，中国亦有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以盈利为目标，自然挑拣环境宜于发财的地方来营业，边远偏隅之地则无人问津。明代陆上交通不发达，更无空中运输，人们交往，商品流通，主要是靠水运。明朝万历年间已出现农家“十室之内必有一机”和“以织助耕”的局面，手工业生产相当发达，而要把这些手工业产品运往各地去销售，就得一靠海运、二靠河运。于是乎，沿海地区、江河沿岸便人头涌动，挤满了营生的人群，随之，工商业圩场即应运而生。

梅菪滨临南海，又有鉴江、三叉江、袂花江等江河交织其间，是“三江一平原”的三角洲地带，高州、信宜、化州等内陆地区的农副产品、手工业产品、木材原料，都通过河运航道运来梅菪交流。俗话有说“从来只有撑船来就坎，那有撑坎来就船？”可是，资本主义的激烈竞争却打破了这句俗谚。随着高州、信宜的竹木排棚和化州的货船源源不绝地驶来梅菪，梅菪的确有人造坎来就船了，从塘基头到灰炉街这一临江地段，人们纷纷争建码头，迎接货船停舶，方便货主起货下货，公馆埠头、欧屋埠头、兴隆巷口埠头、化州渡大埠头、水口渡埠头就是这样兴建起来的，这些埠头曾一度生意火红，成为梅菪的热闹区域。那时，梅菪沿江从晨曦到傍晚，都有风帆船、中驳艇穿梭般进进出出，来来

往往，到入夜，船家灯火照亮半边天。民间有句话流传：“上走下走，不如梅菪同海口。”其意思就是说，海口和梅菪水路交通便利，是注定繁荣兴盛的。还有人说“梅菪是福地。”这不是纯然的迷信之说，梅菪在当时交通未发达的状况下，有水路四通八达的环境，不能说不是得天独厚，要它不兴盛都几难！

常言道：“砧板有油蚁来搂，砧板无油蚁回头。”梅菪交通方便，商品交换频繁，自然吸引各方巨商大贾前来投资经营。开始，梅菪只有经营竹木、农具、稻谷、米粮、鱼虾、食盐一类土产的商户，有竹栏街、米行一类专业市场。后来，生意人集结梅菪越来越多，不久又出现经营布料、鞋袜和各种生活用品的杂货行。

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回过头来又促进生产。梅菪消费市场兴盛，带动了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农民需要竹垫晒谷，地主需要竹围卷谷收藏，梅菪竹栏街竹料供应方便，梅菪头一带的居民便开始了编织竹垫的生涯，“梅菪头垫仔”随即名响一时。消费不断升级，手工业生产不断扩大，雕刻、刺绣、油漆、服装、制鞋、酿酒、木器家私制作、铁器用具制作、金银手饰制作等等行业不断涌现，于是，梅菪又出现了一批号称“打铜街”、“打铁街”、“打银巷”、“锡街口”、“卖酒岭”的专业市场。

说起梅菪的手工艺，在明清两代和民国时期都是名闻遐尔的。卖酒岭酿出来的醇米酒香飘十里，官僚政客聚会拉关系，商户洽谈倾生意，无不饮之尽醉方休。雕刻，以石刻、木刻最为有名，刻出来的石狮子、石佛像、石器皿和龙床、凤椅曾一度畅销省内外，后来还销到东南亚，用户总以能用上梅菪的石刻、木刻产品为荣，就是少女穿用的小巧玲珑花木屐这类小产品，也因穿之婀娜娉婷可以增添几分风姿而大受青睐。

民国初年，陶瓷制作业和红砖板瓦制作业在梅菪崛起。瓦

窑村全村居民几乎都从事陶瓷制作业，有烧制各种陶瓷的长窑七条小窑三条，行业之大在南路可算首屈一指；窑地的砖瓦制作业主有 19 家，作业工人达 1000 余人，烧制砖瓦窑有 36 条，也堪居南路同行业之冠。讲到陶瓷作业，在广东首推佛山，而瓦窑村烧制出来的绘花碗碟，也不退色不变形，并不亚于佛山；至于瓦窑村的炖狗沙煲则更具特色，因为它皮薄而覆盖严密，用文火烧出来的狗肉，既味香又爽口，更是一流抢手货。

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梅菪开始有机械工业，梅菪麻袋厂在当时是中南地区的大厂家，生产出来的麻袋，装谷米运输抛掷不易破裂，装器皿外套硬壳是很好的保护层，三四十年来都是不愁销的产品。

梅菪工业、手工业的发展，又带动商业进一步兴盛，也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有了“亚细亚”、“美孚”等专为洋人代销工业产品的商号，这时小小的梅菪居然也有了买办，成了灯红酒绿不夜天的花花世界。

在解放前，梅菪的兴盛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兴盛。资本主义的兴盛虽然能为社会就业提供较好的环境和机遇，但不可能使劳动者摆脱苦难和贫困，何况在二十世纪初，梅菪较大的资产者大抵都是官僚、地主和豪绅，他们有一条又粗又长的封建尾巴拖着，剥削和压迫劳动者时，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双管齐下，经济手段、超经济手段并用，生活在地下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唯有哀叹雪上加霜。梅菪运输业的发展，产生了运输户和码头苦力。运输户有的是举家住在船上的，陆上无立锥之地，这类运输户人们称之为旦（蛋）家，即蛋卵那么大的家。如此小户人家，男人撑船干粗重活，赚辛苦钱，妇女也要手不停脚不歇做编织，饲养家禽帮补家用，只有未成年的小孩才背着一只相当于现代救生圈的葫芦在木船甲板上玩耍。旦（蛋）家饲养的家禽都用笼子栓在

船尾上，家禽渴了，可是颈没那么长，嘴伸不到河面去喝水，劳动者见状大有所感，便造出一句“旦家鸡见水无得饮”的喻言，形容自己受束缚，没吃没喝的惨状，吐露对不平世道的愤慨。码头苦力更惨，一条担竿一条绳索两只破箩筐便是他们的全部家产了，为了生活，无论风霜雨雪他们都要光着上身来做工。老板叹早茶吃叉烧包，他们啃番薯喝河水，有血性的人见了无不感慨：同在天底下，苦乐大不同！

为了发财，资产者如苍蝇逐臭般集结梅菪经营；为了生存，劳动者拖着疲倦的身躯来梅菪打工。19家砖瓦业，1000多工人，大部分是来自梅菪附近的肖山村、兰溪村、高辣村、苏村；码头苦力，大小船家，原来也都是各乡各村的农民，因为洪涝灾害频繁，有种无收，才弃农就工。如此这般，梅菪的人口遂大大增加，市区面积便大大拓展。在明朝万历年间，梅菪初成圩场的时候，曾叫龙漕圩，座落在梅菪头一处形如漕沟的弹丸之地；经过明清两代，到民国初年，圩场逐步移到如今梅菪旧城区这地面，有3平方公里左右的面积，北枕化州，东连水东，西南接吴川，是一座人口过万的像样城市了。

清末官场腐败，民国初年国家四分五裂，官场更腐败得五花八门。梅菪工商业兴盛有一笔极为可观的财税收入，官员们在肚子里暗自盘算：梅菪每年都有花筵捐、七项串捐、猪地串捐、特种警捐、壳串捐、房捐警费、清道费、牛皮捐报效学费、六成麻捐、冥镪捐等10多种收入，加起来起码过三万大洋；而每年支出，梅菪管委会经费、拨支高州日报社费、警察服装子弹等费、赏恤及杂项拨支、梅菪各校经费、图书报费、梅菪校款管委会经费，总共才一万多元，收支相抵，有两万大洋剩余，这笔余钱大部分可以进入私人的荷包袋，况且花筵捐是高消费税收，梅菪自从成了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相交织的花花世界之后，赌坊、妓

寨、茶楼酒馆，随处可见，这方面的收入会继续增大；当时花筵捐已差不多占了财税收入的三分之一了，过一二年很可以占一半以上。官员们想到此，不禁笑颈碌眼疵牙裂齿一肚糖，于是乎便出现狗官争管梅菜的丑剧。

梅菜位于茂名、吴川两县之间，原来是这两县的土地拼凑而成，隔塘、坡心岭、菜园一带叫三乡，是吴川地域，其余则是茂名地域，3平方公里的梅菜市有三分之二属茂名，三分之一属吴川。在历史上凡是边界之地都是很难管治的，俏皮家伙可以于同一时间内在甲地捣乱回乙地做良民。所以，当梅菜未成为“唐僧肉”之前，无人想管，踢给省民厅管辖，设立市政局掌管一切行政事宜。自从梅菜有了可观的财税收入之后，茂名、吴川县太爷便口水流到脚尖了，恨不得把它一揽过来，置于自己的麾下。省把梅菜归入茂名，吴川的太爷有意见，凡在梅菜作案犯科的躲回吴川界内一律视而不见，茂名县在梅菜设立的所谓公安分局根本上就形同虚设，毫无作用。后来国民党省当局干脆让梅菜成为一个独立的市，设立梅菜市管理局，托管于省第七行署，可以行使独立的统治权。

庸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贪官却是少一事不如多一事。自从梅菜成为独立的市之后，大小官员白天要处理各项罚款等繁务，晚上要到赌坊、妓寨、酒楼、旅店去养神，简直是忙到无时间回家叙天伦之乐。官爷忙，警长班长亦忙，他们要去当铺、钱庄、商店光顾，做“黄鼠狼给鸡拜年”。“大鳄吃大鱼，小鳖吃毛虾”，达官贵人到大场面去了，剩下小兵小卒就穿街过巷滋事，连贫民窟也不得安宁。上街不准穿鞋这是从来没有的，可是在梅菜，水上居民登岸上街买东西就禁止穿鞋，有狗警察躲守在码头上，看见水上居民上岸穿鞋就罚税二元。

“穿鞋着袜要纳税，如今只有屁无捐”。资本主义加封建主

义这把怪刀卡在梅菴的脖子上，使梅菴虽有发展但难以腾飞，梅菴的广大民众自民国新政之后，依然生活在地下，有待解放翻身。

二、封建军阀作孽，人民共愤

1911年，即中国农历辛亥年，这年孙中山先生发动的民国革命取得了胜利，推翻了清皇朝。第二年，也就是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成立。

然而，在割猪尾巴辫子，燃放鞭炮，挂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欢庆民国新政之余，人们逐渐意识到虽然打倒了清朝皇帝，但又冒出了许许多多的土皇帝，这些土皇帝各据一方，行器作恶，并不比清朝皇帝好，老百姓照样遭殃。

那时，盘据在广东省南路的军阀，也就是土皇帝，姓邓名本殷。此人对外国帝国主义笑态可鞠，极尽卑躬屈膝之能事，对南路的老百姓则是一脸横肉，任意宰割践踏。他投靠帝国主义，对英、法、日、美等国大开方便之门，每年都有大量洋货和外资向南路输入，梅菴的手工业、工业受到很大的制约，民族资产者朝不保夕，随时都有破产的可能，而工人则受失业的严重威胁，一日两餐也难保。

凶残专横是一切反动派的本性，也是他们心虚怯弱的一种表现。邓本殷是个老谋深算的土皇帝，他自度媚外压内势必引起民众的愤懑，国家四分五裂谁的实力强谁称王，自己这把土皇帝龙椅未必坐得很稳，随时都有被别家土皇帝夺走的可能。他要用一只眼睛盯着义愤填膺的民众，用一只眼睛盯着伸手过来抢地盘的“同行”，简直是无日得安神。既然是实力有广大神通，于是乎他就在加强官僚机构，加强反动军队，强化地方统治上下

功夫费心机。

在邓本殷统治的短暂时期，邓本殷除了设立南路八属绥靖公署之外，又在下属各县设县署，县下属各区设区署；邓本殷本部、县、区三级，级级有团局、团练等维护当地封建统治秩序的组织。邓本殷亲自统率南路八属军，作为争夺地盘的虎狼，镇压劳动人民的鹰犬。为了供养这帮官僚政客走狗，邓本殷一次又一次地向南路人民开刀，不断增加南路八属人民的税负。那时，梅菪人民在原有税负的基础上，又要多交烟酒、屠宰、盐务、海关、行商、买卖、屋租、担头、丁口、团练等二十多种税收。买卖本来是一个过程，可是卖主交了税之后，买主又要交税；连出生婴儿亦收“丁口”税；挑东西上市卖交了“行商”税又要交“担头”税。梅菪人民不胜重负，人不敷出，生活难以为继，怨声载道。邓本殷的军警只管得住人的手，却管不住人的口，梅菪的大街小巷到处放出怨言，“如今放屁也要纳税了！屁也有捐了！”在人群中悄悄形成了一股愤恨封建军阀的暗流。

梅菪的工人，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农村的破产或半破产农民，他们在梅菪遭受到剥削和压迫，家人在农村又遭受到剥削和压迫，他们的命运更惨。国民革命之后，封建军阀割据，军阀根本不卖孙中山先生的帐，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平均地权”难以推行实施，农村大部分农民依然是无田或少田，要向地主批耕度活。当时佃农交租一般占收成的百分之五十左右，有的还与地主四六分帐，地主拿六成，留四成给佃农。封建主义的长期统治使中国科学文化长期落后，农民自小没机会读书，不懂科学，种田七分靠天三分靠人，正常年景，每亩田收获也不到两百斤稻谷，地主拿了一百二十斤去，剩下八十斤，磨成米还不到六十斤。倘五口之家，租田五亩，辛苦一年才得三百斤米，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每日不足一斤米下煲，五张口吃粥水也难度日，所以绝大

部分农家是靠冬种番薯来填肚皮。天天番薯伴粥水成年人尚能捱得住，小孩子怎捱得这般凄凉？差不多各家各户的孩子都在日夜饥啼，惨不忍闻。后来，地主又要将冬种番薯折谷收租，佃农只好向地主借高利贷。高利贷利息一般三分，高的达到六七分，佃农几乎户户债台高筑，一年收成除去交租交利，日子就更难过，一遇天灾，便要三餐并作一餐吃，简值是被逼得“吊颈无索”了。梅菪地处鉴江、三叉江、袂花江下游，这三江凡有洪水泛滥，必先淹没梅菪一带而后才缓慢地流出大海。封建军阀统治年代，达官贵人只顾自己花天酒地，那管平民百姓死活？征来的苛捐杂税没有一点用在水利建设上，所以一到夏、秋两季，经常出现“高州、化州未湿鞋，梅菪已经水浸街”的洪涝灾害，梅菪周围的大片农田房屋即被水冲沙埋，农民流离失所，饿殍遍野，厚道的忍痛卖儿鬻女，刚烈的被迫落草为寇，打家劫舍。

土皇帝邓本殷组建的团局、团练不过是一支地主武装，他们在农村收门牌谷、人头税供养这帮狗杂种只是为了保护地主的身家安全，并不关顾农家。荒年时，经常有小偷劫匪在农村出没，赤贫户没有什么可偷抢，地主有团练保护甚少有小偷劫匪敢“光顾”，只苦了那些略有田产家资的自耕农，团练刮他，劫匪抢他，有不少人因此而遭破产。

说到那时的劫匪，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只求满足自己，一类是劫富济贫，这后一类“劫匪”一般只吃大户不吃自耕农。农村的赤贫户欢迎后一类“劫匪”，视他们为行侠仗义的好汉，反而骂团局、团练为吸血僵尸，总希望义士打败僵尸，吃掉大户，开仓赈济。据说在清代末年，梅菪附近的“五里营”有一股义士，头目叫庞培正，是专门劫富济贫的，他们进村吃大户，必定擂鼓响锣，召集贫苦人家来分享地主的浮财。到民国初年，军阀混战，土皇帝当家，不少饥民也做义士，他们对贫苦农民亲善，矛头集中指

向为富不仁之徒。对这类义士，农民尽管绘声绘色赞不绝口，但他们究竟是流寇式义士，是乌合之众，他们既无明确的纲领，又缺乏组织纪律性，其壮举不过是一时之愤，终难成大器，不是给反动的地主武装击溃，就是自我解体，不可能成为贫苦农民可赖以翻身解放的大救星。后来，他们当中有一部分被收编入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走上了革命的健康大道，这才真正发挥了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伟大作用。

封建军阀作孽人民遭殃，还不止于以上所说。军阀割据，一个地头的土皇帝有自己的一套“法规”，商品流通受到严重阻滞，梅菜的生意渐渐难做了。海关本来是为控制对外国经商而设置的，但土皇帝邓本殷为了控制他们的盘地，也设“海关”。他们的海关很特别，从他们的范围以外进商品，要纳海关税，从他们范围以内的县市之间交流商品也要纳海关税。高州、信宜、化州本来是他们的盘地，可是这三个县进入梅菜的商品物资纳了行商税之外又要纳海关税。有一年，从信宜、高州运一批竹木到梅菜竹栏街，竹木商交了税之后，货物加价便难以销售了，其中有两排栅竹木浮在水面三个月也无人来问津，到了农历年晚除夕，竹木商已经行商费用掏尽，要煲稀粥伴生盐过大年初一了，适逢这天早晨有个赌徒逃赌债，情急行险，从岸边一跃跃到竹木排栅上，把竹木商那煲稀粥掀翻了，竹木商自感连逢衰运，无名火起三千丈，正要上前扭打那赌徒，谁知赌徒急中生智，竟从口袋里掏出一角银元作定金，说是要买下这两排栅竹木，这才暂息了风波。事有凑巧，不料这年梅菜的元宵节闹得特别大，隔塘、梅菜头、瓦窑等处都筑台演大戏，须要大量竹木料搭戏台、搭看台，如此一来，赌徒赚了，竹木商的货物也脱手抛出了。然而，这纯粹是一次偶然的成功交易，做生意不能凭摸熟经济规律经营得法来赚钱，而要靠碰“运气”，对赚蚀事前无法有一点心理准备，这